

怀念我的“二字之师”

■ 张海

秋雨中的思念

■ 诗村

(一)

风吹凉了秋天
雨,打湿了苞谷、谷子、红苕
打湿了碎花、小草
打湿了村头的老树,房顶上的瓦片
弯弯曲曲的坡路,满是泥泞
踩不住,
泪水
在记忆中拉长思念
三年前的今天
三叔父走了
去了很远的地方
据说那里没有烦恼,没有病患
没有勾心斗角,是非难辨
可是,太遥远了
远得梦中也难见上一面

(二)

鼓乐敲打
胡琴乱弹
一段段迎魂曲
伴随着秦腔和儿孙们的哭声
在山坡上滚动、呐喊
一丛野菊花瞪圆了小眼
一颗颗酸枣挣红了小脸
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凌空飞过
留下一串串凄厉的呼唤
冰凉的秋天啊
山坡缩成了一团
坟墓上的野草,瑟瑟发抖
没了昨日的容颜
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这群穿白衣服的人
看不懂他们脸上是泪水还是汗水

(三)

敬一杯酒吧
献给那个世界的三叔
还有长眠在山坡上的长辈祖先
这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隆重的礼仪邀你们回家团圆
漆黑泥泞的路上
写满了长长的思念

(四)

这个多事的秋天
口罩也挡不住可恶的新冠肺炎
时不时,还有洪水泛滥
漂亮的城市,美丽的乡村
也没了笑脸
秋雨淅沥,连绵不断
秋风萧瑟,雾遮蓝天
有个声音不停呼唤:
天蓝,云白;云白,天蓝
……
今夜,很黑
我就想枕一轮圆月
与思念长眠

2021年9月4日夜

教师节将至,又忆起费新我先生。他既是我的书法老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1978年,我在河南省安阳市群众艺术馆工作,拟编辑一本《现代书法选》,想请仰慕已久的“左笔大师”费新我先生题写书名。由于不认识先生,只知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作品,就托出版社转交。信寄出后也不敢抱太大希望,但出人意料,不久我就收到费老的回信和题签,他甚至在信中说:“如不满意可重写。”

书法大家如此谦逊和平易近人,使我十分感动,禁不住萌生邀请他来安阳讲学、办展的念头。怀着忐忑的心情,我给费老又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费老欣然允诺,应邀成行。在安阳的20天时间里,76岁的费老一边讲学,传授书法之道,一边创作,筹办书展,每天夜以继日,忙得不可开交。我看他讲课之余又兼创作,实在过于劳累,就陪在他身边,帮他抻纸盖印,稍稍为他减些负担。然而,刚盖了两幅作品,费老看了便很不满意,一边做示范一边叮嘱说:“印章是作品重要部分,一要讲究位置,二要讲究质量。印章只有盖好了,才能和作品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费老又详细讲解了钤印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然后看着我盖了几幅作品,这才放心了。这些年来,我在创作中虽然并未达到费老那样一丝不苟的程度,但费老那种认真推敲、精益求精的精神却一直指导着我。

1980年,我调到河南省书协工作后,每逢书法界重大活动,都请费老参加,费老也总是不辞辛劳,先后8次莅临。但感情归感情,费老对我的期待和严格要求始终如一。河南与日本书法界合作举办“王铎书法展”后,费老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王铎钤印本出后,河南人必群趋之,你吸收他之后,应再临南北朝以融化之,不要都是一辙也。”在费老的提醒下,河南书家坚持百花齐放,不往一条道上挤,在后来几届全国书展中入选获奖都名列前茅。随后,河南中青年“墨海弄潮展”在京举办,又应邀到新疆及杭州、苏州多地巡展,赢得一片赞誉之声,但也有不同声音。在苏州展出时,费老来信说:“出我意外,对为首二人(即我和王澄)有微词,略谓张在做活秀,王在做老辣。我就说无无道理,我又自言自语说:张病我亦有之,岂你受我影响。这我又不能不反映,送你‘质朴’二字,我自己亦惕勉,送王澄‘自然’二字,即减少些紧张而已。大家都是凤好,总不怪我代人求疵也。”信发出后,恐我接受不了,遂再次写信:“上次微言,倒不是涉及你的风格与发挥,只是运笔稍微注意一下,就派了用场。照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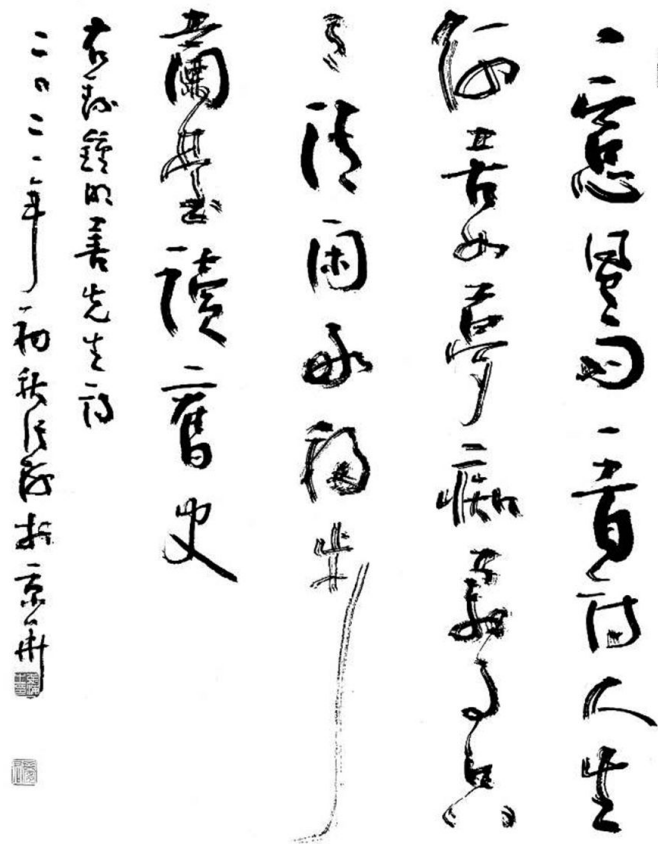
你只要慢一些,到一些就可以了,王只要轻松自然一些也。附带讲述吴地流传一故事:王石谷初露锋芒时,一鉴赏家背地说,他还欠一些些。旁人问这人,何不提出造化他?其人说,一是恐他气盛不纳,二是一个‘毛’字也不值得提。后终到了石谷耳边,大喜,自知还欠苍茫之气,可解决了。至大感,提出一字之厚爱云。……或要说,假若‘毛’字无人提,或提了王不接纳,走势又将不如此了。”费老两次来信,皆循循善诱,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1985年我倡议成立河南省书法基金会,费老赞为创举,随即寄来500元和2件书法作品表示支持,促进了基金会很快有了数十万元规模。费老对河南书协的工作真诚帮助,对我个人亦像父辈一样关心备至。1992年,已经卧床不起的他,还一字一句写信给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我,嘱咐生活学习诸方面注意事项。最难忘

在临终的病榻上,费老还用颤抖的手,写了几句话,让从郑州去看望他的人带给我。寥寥数言,纸短情长,体现了一个胸襟宽广的老人对晚辈学生的浓浓爱意。

费新我先生离开我已近30年了,其“质朴”二字之教令我终生受益。如今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仍担当薪火相传之重任。2017年,我以恩师费新我的名字,个人出资在郑州大学书法学院设“新我奖”,意在以此激励青年学子发扬“岁月如流,不断新我”的创新精神,把先生敬业育人的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真诚希望新一辈拥有独到的悟性和见地,长空振翻,让中国书法事业代有传人,在新的时代有新的作为!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郑州大学书法学院院长。附图为张海书钟明善先生诗作)



我不想说话

■ 文武

我不想安静
有时候,不想说一句话
就想安静地坐着
什么也看不见
看上去,若无其事
其实,内心波涛汹涌 暗流涌动
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 什么也想了
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心里的泪,只往肚子里装
人总要咽下一些苦难与委屈
白天将它储存
忙了,它不声不响

累了,它浮上心头
可它从来不在脸上
可它还会在某个安静的时刻
悄悄地涌上来,成一块巨石压着
无法呼吸,无法动弹
于是,我不想安静
我不痛
小时候,跌一跤
不管不顾地撕心裂肺
换来温暖的怀抱与周到的安抚
还有好吃的面包 塞进嘴里的糖
痛吗?
安抚好吗? 好

面包好吃吗? 好吃
糠甜吗? 真甜
可是,现在不管摔得多痛
哪里还要安慰?
不要说好吃的面包
就是一根咸菜也能吃出肉香
而糖,吃着吃着
却能吃出满口的苦
其实,我不痛
我不想说话
不讨厌任何人
却讨厌有些人说话
那些话,自己都不信

却偏要别人信
不评价任何人
却常被人背后评价
闭着眼睛说话
可别人偏信
人啊,总想贬低别人 抬高自己
聪明人啊,笑容满面
可是,越来越多的人说
我不想说话
多少善辩的人啊
学会了沉默 选择了无言
相信无语可以治愈一切
谁又不是抹干眼泪朝前走